

龍紋九

著 冬 邇 陳

龍 巖 文 立 獨



行 印 社 版 出 立 獨



陳 邇 冬 著

九

紋

龍

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3 0528 3946 5

九紋龍目次

I

賁阿勾

..... 一

九紋龍

..... 一六

II

南華擬夢

..... 三四

枕中續記

..... 四七

當鑪外史

..... 五六

潯陽小景

..... 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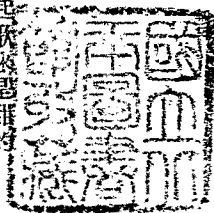
目次

九
紋
籠

賁阿勾

賁阿勾兩片嘴唇就像兩片錫糖，笑起來是甜的，講起話來是甜的，唱起歌來是甜的。

就在她笑笑不講話不唱歌的時候，她也是那麼甜。芙蓉寨全寨的少年男子和一些過往的熟客哪個不爲這兩片錫糖做過夢？至於接吻時更甜，更像錫糖那們粘嘴，那只有七個人曉得味道。自然，這七個人盡是男子；但除了銀拉提以外，那六個的名字早就沒人過問了。芙蓉寨的人只從賁阿勾的手梗上的七對銀鐲頭曉得她曾經有過七個同年（註一）。那銀鐲最末的一對是銀拉提送的，又寬又大，把那六對擠上，那最上的一對就差不多箍到手彎了。圖嘴便宜的人總愛講：「賁阿勾，等你的鐲頭箍到脅子窩的時候，我再送你一對。」或者：「賁阿勾，你把銀拉提那對『銀』東西『拉』上點，『提』高點，讓出那地方戴我的好不好？」賁阿勾却撇撇嘴唇，「我才不稀罕呢。」說這話的時候，她連一個笑臉也不好。



肯裝。

今天，隔河那兩個男子又講那些老話來逗她了。她沒說話，只是唱：

「你會講來你莫鬧，

路邊有刺我有歌；

大路長長河水淺，

刺破腳來難過河。」

那兩個男子中的一個也應聲唱起來了：

「妹呀妹，你莫狠，

望見河裏水茫茫，

河水茫茫過不得，

奈死幾多伶俐郎。」

賁阿勾聽見了她的對手一出馬就這們表，她好笑。她覺得男子總是「鐵嘴豆腐腳」的，

所以她又唱了：

「勸哥莫把妹來欺，

妹是山中老畫眉。

沒本事的快躲起，

有本事的拿國旗。」

那沒唱歌的男子也笑了，提高嗓子：「嘿呀，嘖，嘖，嘖，你看賁阿勾學文明了，罵我們沒本事拿國旗，打日本。若是那些『先前隊』（註一）在這塊住久點，怕你也進得『先前隊』啦！」

真的，自從上月城裏來過宣傳隊以後，賁阿勾的能幹善歌比她的天生體面還出名了。芙蓉寨周圍百里地方哪個不曉得！那些宣傳隊的人還把她的像畫在本子上，把她的歌記在本子上。因為那時宣傳隊的男男女女唱「義勇軍」「打日本」，唱過後也要芙蓉寨的人唱，芙蓉寨的人不好意思總怕唱，大家就推了賁阿勾，她就唱了：

「我們的山歌不好聽，

你們漢人忒聰明；

如今和我們一起唱，

我們總是一家人。」

唱後他們儘拍手，大家儘稱讚，居然講她是芙蓉寨的劉三妹！（註三）

如今隔河的男子講唱歌既不是她的對手；講「送」（註四）嘿，也是像口子上擺了松毛——「封了路」（註五）又沒得法，又不好意思，就只好枝枝葉葉的講：「賁阿勾你莫刁，你會唱有本事把銀家人唱回來，何必去找三師公？我看你打算，到了『跳月』（註六）看你……」就這們「看你」「看你」的依依妖妖走遠去了。

哪們又不要找二師公呢！賁阿勾對這種刻薄話的人恨起來了。自從銀拉提揆抽去當兵以後，原本講定應了卯就「腳底板擦油」（註七）回來的，如今却失信了。賁阿勾請二師公幫她寫信，總寫過八九封，他總沒復。賁阿勾默他在城裏找人寫信總比這邊要容易八倍或

者九倍，可是銀拉提從沒有來過一個字，有嘿，總是搭口信；不是講逃不出，就是講告假也不給。喊她再等等他，若是過了八月節還不回來跳月，那就隨她再戴別人的鑷頭，接別人家的十五斤肉，十五斤酒了。（註八）實在賁阿勾自從他走後，還沒「連」（註九）上第二個男人呢。她覺得自從他走了之後，寨裏的男子個個都欺負她，剛才這兩個就是嘛！只有二師公不是，所以她常常找二師公，所以她此刻又要去找二師公了。

二師公，照文明詞兒的講法：他是芙蓉寨唯一的「智識份子」，也是唯一的「特殊階級」。芙蓉寨全寨的人，除了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認識漢字，寫得出苗文；除了他沒有第二個不種山挖嶺，養豬拔魚。他的職業主要是幫全寨年少男女寫情書！把男的意思編成韻文寫在紅底金欄的紙片上，送遞，唸讀，講解給女的聽；再問女的有什麼話，又編寫，送遞，唸讀，講解給那男的。此外就是幫全寨的人看曆本，查時辰，寫點東西，當點顧問。他是賁阿勾唯一信服的人，也是全寨人唯一信服的人，或是「幸福」的人。好比講從前來的宣傳隊，來講有日本人與兵作亂，殺人放火，若還人不齊心，擋他不住，芙蓉寨也難免

遭殃；就打算他們人馬打不到芙蓉寨，他們的飛機也會飛來丟炸彈。他們心毒，來了鷄犬不留，要芙蓉寨的人和外頭的人，大家不分彼此，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當兵修路，積草屯糧……這些話講過之後，有人信，有人疑，還有笑漢人胆小，懦弱無能的。不過個個人都恨日本。只有二師公看法不同，他講日本打中國是打漢人，和我們不相干，我們一邊不幫，才是正理。況且千里迢迢，哪們打得到芙蓉寨，就算打來，改朝換代，苗人還不是照樣種山挖嶺，養豬拔魚。孔明已死，哪個會做「飛鷄」，來下「炸蛋」？……芙蓉寨裏，哪個不講他在行！至於賁阿勾，却不管這些是非，她看中的只是二師公能够幫她寫信。

她揹着竹籬，悶悶地涉過河，上嶺翻了界，（註十）還沒會走到山脚，就看見剛先那兩個男子又轉來了，她心裏一跳，就撿起了一塊石頭，「你們惡，我不打破你的頭也要打斷你的肩膀」。等她看見那兩個男子背後又走來了兩個女的，她才曉得她想錯了；「原來這兩對來放野！」（註十一）她臉一紅，石頭也沒丟，就斜跑到嶺左手那條杉樹濃遮的小路上，讓他們上界子。她默起一種話，一種動作，她的臉更紅，她用力用力的把石頭去扎那

杉樹皮，兩個大銀耳環在兩邊肩上只管擺動擺動。等她聽到講話不像那種話，也不只四個聲音，她才轉想到她的猜想莫過又錯了？跑出杉樹林一看：果然錯了，上界來的人總有成十，並且彼此談談講講，像專門爲什麼來的，像等候什麼來的，又像在一塊爭駁什麼。

賁阿勾自然就跑過去囉，一走近了，自然就看清楚這些人是哪些人囉，原來二師公也在裏頭。二師公眼利，早就看見賁阿勾了，就喊「賁阿勾你也來看飛鷄嗎？我講過孔明在世，才會做飛鷄，你們不信，你看還不是同前幾回一樣白跑。我講我不來，你們硬拉我來。」

賁阿勾你屋頭（註十二）的人也來了嗎？」

賁阿勾才曉得行情，就問：

「晌午也打警報？」

一個女人答她：「你這們野，你不聽見那邊嶺村公所打鐘！」

二師公就接嘴：「那邊嶺是那邊嶺呀！古話講『隔嶺不同天』，就和我們這邊不相干嘛！」

那個剛才和賁阿勾對歌的男子就大胆駁他：「飛雞是飛在天上的，天是一塊，哪管你哪邊嶺，哪個敢包炸蛋有眼睛！」

二師公就「嗨」的一聲，講「我敢包，就準他飛雞，也是來打漢人的。和我們無冤無仇，他犯不着。我們又不做虧心事，良心好，總有盤古保佑……」

另一個女人在旁邊點頭稱是，她插嘴講：「真的，就是漢人良心壞，所以遭劫。你看我們種起的山，他們總想來謀……」她這話馬上就得到二師公的點頭回敬，並且引起了坐地的人的同情，他們就把漢人沒良心的事數落起來了。

這個講「漢人總是把踩過飛的雞蛋和沒得飛的雞蛋一樣吃的」。(註十三)

那個講「我們修橋淋鷄血，漢人修橋要殺人來祭，用人血」。

又一個講「漢人是『紙筆定江山』，所以變成『人嘴兩塊皮，講話沒定局』」。

一個又講「漢人改朝換代，朝興朝敗，所以『富貴無三代』嘛……」

二師公就接到「所以，如今日本打來，其實是『先有苗，後有朝』，江山原本是我們

讓給漢人，攪到他們倒反欺負我們，如今，所以，這叫做一報還一報，屋簷水點點滴滴不差半分毫！」

賁阿勾無心聽他們的話，只管望天，天是淺藍的，白雲在高頭向城裏那方向跑。賁阿勾的眼睛也朝城裏那方向望，心裏也朝城裏那方向跑，她想一個人，盤算一些事。二師公看她那樣子，就笑：「賁阿勾就心銀拉提了，不要乾着急，什麼警報，你看哪回來過飛鷄？」賁阿勾想講一句話，話到嘴邊，又縮回去了。就蹲下身，卸下竹籬，用手去扯那根在腳邊的「算命草」。

那和賁阿勾對過歌的男子却在一旁自言自語：「城裏總比這塊險點囉！」

「那自然，那自然。」二師公也轉了話頭，對賁阿勾講：「哪們銀拉提還沒回來？我看我再幫你寫封信去，我們吃漢人的糧，安不上，替漢人擋砲子，犯不着……」

賁阿勾陡然想起一句宣傳隊的講法：「這是漢奸！」但一想二師公又不是漢人，並且本已也想銀拉提回來，所以話到嘴邊，又是縮回去了。那手扯着的「算命草」已連根帶泥

拔起，那泥凹處原本有一個小洞，顯了出來，一下子就從洞裏跳出一個小蟲，旁邊草叢裏一條草龍探出了半條身來，光景是想吃那小蟲，但一見有人，草龍的半條身也像黃阿勾的話一樣，縮回去了。黃阿勾想捉到它，好明天帶去趕鬮子，（註十四）賣給人家喂畫眉。就撥開草去找，二師公他們講什麼她也不管。

隱隱的，遠處聽見有點雷聲。

「噫，這樣子好的天會下雨嗎？」另一個人也像聽見了雷。

「動乾雷？」又一個詫異起來。

黃阿勾找了一頓找不到那草龍，才想起這時又不是伏天，怎們動雷？正默不正，那雷聲漸漸地變得大，響得近，響得勻，響得不大像雷了。接到就是一陣大的，像劈雷，又不像，又有點像充火藥開石山，大家都怪起來，到處坐，望到了：城裏那方向起了一片烟塵。

由嶺下來了蠻多人，麻直朝界子上跑，外帶喊：「有飛鷄，村公所又打了警報

在這界子上的男男女女沒有一個見過「飛鷄」的，連二師公也在內，他正在肚子裏摸索他的本子，偶然靈機一動，想出來了：「這是古書上講的『六鶴』——他提高嗓子唸：『六鶴退飛，過宋都，……』退飛，不祥之兆……」

卡——卡——卡……

連珠響聲，從天下降，界子上的人羣慌張亂竄，一下子又是一陣——卡——卡——卡——卡……：這界子上，就有人喊「哎喲哎喲」了。

界子上的喊聲越高，那天空中的響聲却越小；等到人都聚攏來看清楚有兩個受傷時，天空中的飛鷄已經不見了。

傷的是二師公，傷兩塊——血從背上和屁股上流出來；先前和賁阿勾對歌的男子，賁阿勾還暗暗的講過「我不打破你的頭也要打斷你的肩膀」，此刻果然就傷了肩膀，真是……

這回真是飛鷄了，真是……

隔天，賈阿勾沒有去趕鬮子。芙蓉寨的人也發久不去趕鬮子，他們寨子裏已出了新門堂，使他們忙碌着一些新事情。

◎ 寨子裏的人臨時砍了四根大竹篙做轎槓，把夾捆烟葉的竹篾雙疊紮成轎床，高頭舖起舊蓆子，底下墊牛草，把二師公和那個男子各放在一舖上睡倒。準備跟村長抬他們進城去醫，賈阿勾除了夜來已經在那個和她對歌的男子屋頭陪了蠻多時辰，講了蠻多好話之外，此刻却低到頭，對二師公講：「你進城銀拉提一定來看你的，你講你要他和你報仇，你講我不要他回來了……」

二師公眼淚巴巴的講：「我錯了，我錯了，我一定……」

等到臨走時候，各人都拿出各人送給兩人的東西，放在兩人的轎上。有的是醃魚，有的是熟蝦，有的是醋浸螞蟧，還有蠻多人都送油茶，油茶都當場大家喝了。賈阿勾送兩人各一包錫糖，二師公接連講「不敢當，這太貴重了，我轉送給銀拉提吧！」

賈阿勾就止住他，輕輕地講「他另外有」。

那個會和賁阿勾對歌的男子，却做出得意的樣子，摸到糖儘笑，儘講「我也有，我也有。」

(註一) 賁阿勾那地方的習俗，凡男女兩情相悅，輒拜爲「同年」。

(註二) 卽「宣傳隊」，他們不懂得「宣傳」兩字的意思，就說呼「先前」兩字的別音。

(註三) 傳說劉三妹是昔之善歌者。

(註四) 用文明字眼講，就是「追」。

(註五) 苗俗相傳，凡漢人官兵將有事於苗疆，苗人輒以松針，杉刺，竹釘之屬和毒藥，唸咒語，敷設路口，則官兵不能入。此種事實，現在已沒有了，但這些話頭，却還流傳於芙蓉寨一帶地方。

(註六) 中秋之夜，苗族中每年例行的盛會，是夜狂歡，有情的多於此時成眷屬。

(註七) 謂其滑溜，隱言逃也。

(註八) 賁阿勾那地方迎娶的聘禮。

(註九) 謂戀愛也。

(註十) 兩平之地間皆叢山峻嶺，惟擇兩峯之間通一孔道，謂之「界」，或謂之「坳」。

(註十一) 「放野」即野合也。

(註十二) 謂家裏也，

(註十三) 「踩飛」是家禽類的交尾。照賁阿勾那地方的習慣，凡沒有交過尾的母雞所生蛋可食，若一經交尾，則以後所生蛋中已有生命在，食了算是罪過。

(註十四) 即北方之趕集，南方之趕墟。

一九四一年一月

九 紋 龍

一

林金定沒有滿身「花繡」；大楓寨也從沒有「刺青」的事；他這「九紋龍」綽號的來歷是這樣的：

十幾年前的夏天，大楓河裏的大水退後，河床變得淺也變得寬了，因為這回大水比往年一度的「端陽水」特別大，所以河床也有特別的變化，而我們也有了特別的要法。我們把一個銅元埋進沙泥深處，叫做「埋窖」，再讓一個人打傘子去「尋窖」，尋到了，銅元歸他，尋不到，把他下半截身埋進沙裏，然後各人從他頭上「跳水籬」，或者找些樹枝和上流頭淌下來的木片破鞋之類放在他兩肩上，叫做「斬殷郊」。有時趁渡船婆上岸吃飯或者有什麼事去了，就偷偷拔篙撐走，專選水深水急處去，越去越遠，叫做「小豪傑放洋」，

直等過渡人在岸邊叫罵，或者渡船婆大喊要去稟先生；我們才把船撐轉來。……

每一個晴天皆是快樂的晴天……

林金定是這一個學期才來的，他比我們大一點，可是他才讀初小七冊，他也是大楓河裏的「小豪傑」之一，他游水最很。……在陸上打架，賽跑，擲石頭也不弱。我們想給他取一個綽號而沒有適當的：「翻江鼠」嗎，他又身體結實，臂粗力大，不像「蔣平」；「浪裏白條張順」嗎，他却生得黑。……那時我們大家都有綽號，可是那些綽號總取不出「七俠五義」「水滸傳」……幾書的範圍，我們正爲他沒有一個適當的混名而惆悵！

又是一個快樂的晴天。

有幾天沒有見林金定到大楓河，好像也沒有見他到學校，不過大家沒有留心想誰，人多了，缺一兩個似乎不見得什麼也不在乎什麼。今天忽然看見他本本分分地站在河邊看着我們，大家才有點詫異。

「林金定，你這幾天哪裏去了？」

「林金定你這幾天幹什麼鳥？」

「林金定快脫衣服下來呀！」

「林金定你爲什麼不說話？」

「……………」

林金定做出一種羞怯的樣子，說「我生病，我請假。我屋裏要我請假的」。

那時大家對於「生病」決不同情，生病不是好漢！對於「請假」呢，也認爲是女學生的行爲——「母里母氣」的，有本事就逃學，打缺席也不怕！……

於是大家嘲笑林金定。

林金定又分辯「是屋裏要我請假的」。

「打算屋裏要你請假，現在你爲什麼不下河？」

「我怕……………」

「怕病，怕死！」

「不是，我怕屋裏看見……」

這時河裏已有人偷走近岸邊，打水花到林金定身上，衣服全濕。林金定有點生氣了，結果他下了水。

他胸脯上還有痧痕。

他在水裏仍然還帶着羞怯的神態，他要求他只在河中間玩，並叫我們四面巡風，一見有他屋裏的人或者和屋裏熟識的人走過兩岸或過渡，我們便把他包圍遮擋起來。

這時，我們從他的要求和他的臉色看來，他真是有病的，何況身上還刮了痧呢，胸脯兩邊，一邊四條痧，中間一條痧，我忽然想起：

「九紋龍！」

我並且高聲喊了。

大家莫明其妙的望着我，又望林金定。我指着林金定的痧笑，得意的說：「這不是很好的綽號嗎？」

大家恍然的笑了，都承認了這綽號。

林金定也帶着羞怯的笑，自然也承認了。

就這一天起，「九紋龍」照舊的來河裏放肆每一個晴天。

又過了幾個晴天，「九紋龍」胸脯上已沒有「九紋龍」了，但他却永遠被稱爲「九紋龍！」

二

那個學期的暑假後就不見了「九紋龍」。有的說他屋裏替他討了小媳婦；有的說他到城裏學徒弟了……但大家仍然沒有留心想誰，人多了，缺一兩個還是不見得什麼也不在乎什麼。

從此「九紋龍」的消息也就不聽見什麼。

等到我們小學畢業，初中又畢了業，進高中了，到夏天，在體面城市的體面河流裏，

跟體面的士女們在體面的游泳池裏游泳時，我們當時在大楓河裏的野孩子，已逐漸逐漸的不見了。這裏面失去了多少個快樂的晴天，因而失去了多少快樂的夥伴。和我在一塊的，已不復是玩當年的「埋窖」和「斬殷郊」的小豪傑，却是迷於劇場，電影院，懂得做詩，常常把一片夢寄在一些女孩子的鬢髮上……的體面小丈夫。

而「九紋龍」的消息依舊是沈沈……

「九一八」日本兵佔了瀋陽的消息傳到了南方，這消息帶了刺，它刺痛每一個年少兒郎的心，當訓育主任在紀念週報告的時候，有幾個女同學哭了。以後是學生大會，民衆大會，各界大會；以後是通電，巡行，夜呼隊；以後是停課一星期，下鄉宣傳。

在學校分隊下鄉的時候，當然是照各人籍貫，語言，生活習慣，特長能力等而編配的。我是在第二隊，我們這一隊所走的地點是第二區，這裏面包括大楓河沿岸的一個鎮，五個村。我的工作寫標語，編壁報。

此行意外的碰見了「九紋龍」。

我並且在他屋裏住了一夜。

在松香燭照耀之下，他告訴我他近幾年來的飄泊，近幾年來的閱歷，和近幾年來的變……

松香燭熄了，又燃上松香燭，他忽然盯住我的手，用一種近乎舊戲的道白的調子說：「老弟你休怪愚兄所說，你這一雙手光景是拿筆，寫字，或者跟那些嬌嫩的女子握手弄壞了，你來看，這麼白，這麼軟，你這尉遲公就比不得唐朝的尉遲恭，哪裏使得動鋼鞭！」

我發現他這話是笑話也是揶揄的話，覺得又熱又冷，我就盛氣的說：

「你看差了，九紋龍！我這一雙手仍然是一雙划船的能手，用彈弓打鳥還是百發百中的，不信明天我們比比看」。

「我不信，不用比」。

「不信?!……」我站起來用目光周圍搜索想找一個表演給他看的機會。可是這房裏沒

有使我施展本領的東西，我又坐下了。

九紋龍不做聲，只管盯住我的手笑。

我有點耐不住那眼光的欺負，索性把手插進衣袋裏，衣袋裏的銅元一觸到我的手指時，我的急智也被它激發了。我拿出一個銅元，朝九紋龍臉上一亮，說「看吧！」我就拉開了房門，跳出堂屋中間站着，我說「我要打熄松香燭頭的火」！於是銅元從我右手食指與中指之間直飛向那點火頭，我喊一聲——

「着」！

九紋龍却出手把那搖蕩的火頭與飛來銅元之間一隔，也喊一聲——

「着」！

他從空把那銅元接在他的手裏。

我驚詫了，他以前沒有這樣靈活的手！這證明他的手近十年來是進步着，比較下我的手是「弄壞了」。可是我不服氣，我跳回房去，對他說「這不得……」

九紋龍高聲的笑起來，說

「得了，得了，老弟我佩服你，看你不出，還有這一套，不過你的手雖然還會打鏢，你的心一定不看中這些了，你老實講，我們隔了牛毛這麼多的日子，你的手除了拿筆，寫字，或是跟那些嬌嫩的女子握手以外，你撓過些什麼？我曉得你，你們是很少用手。我呢，不瞞你說，什麼都用手，我趕牛，割草，拿過槍，一條扁擔來往走兩省，於今學抓汽車，哪門不用手？老弟你老實講，幹義勇軍是不是真有點意思？真幹得？橫直抓汽車我也沒心思，找條門路到北邊去，仍然拿槍，打日本，你看如何？」

我說「九紋龍你真有這個意思？」

他說「大丈夫說了要進數，看吧，做出便見！」

我半正經半扯淡的說：「我來大楓寨寫標語幾天，現在是第一個在你身上發生了效。」

他臉上却露出羞怯的樣子，笑着說「你莫把我編進壁報啦！」

我看他那羞怯仍然是幾年前的羞怯樣子。我記起了幾年前的話，「你不怕你屋裏的人

「不允許嗎？」

他似乎已忘記了這話的來歷，自然也不解我所謂的意思。却輕輕地答覆我：「又道是忠孝不能兩全，姚期的娘爲什麼上吊？紀信爲什麼去替死呢？……」

……

第二天清早，我回到隊裏。

我把第二期的壁報編好，我自己畫好了報頭，便把稿子分發給本組的同學抄寫。我一個人帶了墨汁和大筆，由大楓河過渡去寫了幾處標語之後，我又去看九紋龍。這回却撲了空，我帶着懊喪的心情看他留給我的一張字：

「尉遲公：

不知你今天哪時來，你若白天來，恕我不能等你。我今天抽身去六溪一轉，找××，若××那裏有門路，有辦法，我便投義勇軍去也。

約莫到黑時候我才回屋，晚上可仍來住。

卽請

午安

金定字

又你若無事，想來六溪玩耍可麻直來，到××家找我，我等你。若是過了午炮就不必來了。」

看完了，我的懊喪變成了興奮，想九紋龍這個人真是個急性漢，好男子。我又回到隊裏，我把九紋龍的事講給同學們聽，我不謊話，我當時却是說了謊的——我把九紋龍在我口舌上渲染得更偉大，更漂亮，更英雄。我並且對新同學驕傲我有這樣一個老同學！

可是我毫無去六溪的念頭，雖然離打午砲的時間還遠。晚上，也沒有再到九紋龍那裏，因為我們黃昏便出發到×村去演戲，並在×村住了兩宵，我們便扯隊回校了。

從此九紋龍的消息又沈沈無人知道。

接着又來了「一二八」。

許多年輕人開始過飄泊的生涯，熱情，興奮，憤怒，幻滅，看了蘇州河的浮屍，吃苦，隨着人們奔走，又眼見到退却，協定，大上海依舊是摩天樓，香檳酒，霓虹燈下的狂歌，……

多少晴天過去了，而我在這些日子裏也不復有「大楓河」時代的快樂。

直到蘆溝橋響了神聖的抗戰巨砲，我，我們多少年輕人，又從幻滅轉回到憤怒，興奮與熱情，我們起來了。

我是參加了一個救亡團體，我的工作還是拿老寶：寫標語，編壁報，演戲；從省會到省會，又從鄉村到鄉村。……

我常常懷念九紋龍，如果我得見到他肩着步槍，戴着鋼盔，我也許樂得出眼淚。他也許懂得更多了，更懂得我，不會再笑我這雙手「弄壞了」吧。

我常常是這樣的遐想。

等到這個遐想成爲目擊時，我真的快樂得出眼淚來！

我意外地在第××後方醫院裏邂逅相遇了我的九紋龍！

可是他並沒有肩着步槍，戴着鋼盔。

他是胳膊上扎着白綳帶，大腿上也包着白綳帶。

但我決不含糊，這白綳帶，和他所住的地方分明告訴我：他曾是肩着步槍，戴着鋼盔的。

謝謝我的工作呵！要不然我無分來到這醫院慰問，就無緣得見九紋龍！

他一見我，臉通紅，嘴巴簡直抽筋似的動，半響說不出話。我也說不出話，我們的眼睛互相呆望着。

許久，我開始擠出了這麼一句：

「我猜你會這樣的！」

他也說：「我也猜你這樣的！」

這才兩人笑了。

我問：「你在那裏帶花的？」

他說：「在××，搶×××高地，給敵機炸了，碎片傷了腿，胳膊上帶的是機關槍的花……」

「料不到……」

「料不到？」

「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急急的說：「我料不到這一次重逢却是你痛苦的時候！」

「我快樂，狗才痛苦，這點輕傷算什麼，你看——」

他掀開衣服暴露出他那斑斕的皮膚，老傷痕東一塊，西一條的，我也分不出那兒是中過彈，那兒是曾爲刺刀所劃破的。我面對着這一身皮膚，像面對着先人的遺像一樣的悲戚，親切和虔敬。

「九紋龍……」我說不出一句適合於他又適合於我的話。

「九紋龍，九紋龍，多謝你替我取這好名字，好兆頭，於今怕有十八紋龍了！」我心裏一酸，同時忐忑不安起來，我以為他怪我給他取這名字取壞了。但我望到他的臉上仍然是笑態，毫無怨色時，我才輕輕地說。

「我這『沒羽箭』毫無用處，你『九紋龍』却兌現了」。

「小尉遲你還是畫眉撩嘴會說笑……」

「不說笑，你告訴我這久日子裏的生活。正經話，你從前說投義勇軍就沒聽見下落」

「那時找不出門路，就算了。還是東攪西攪的混。當兵是抗戰第二年開始的，先在×××打游擊，廣東省城失掉後，編進××師××團×營機關槍連，去年年尾調到××作戰，第一仗得勝升班長，第二仗勝利帶了花……」

我總想發覺他臉上有一點早年羞怯的神態，可是我失敗了，他自始至終沒有半點兒羞怯。

我要跟隊回去了，我跟他握手。

我生怕我這隻又白又瘦的右手又給他瞧得不順眼，可是我又想錯了，他並沒有注意到我的手，甚至於他自己的手。

隔一天後，我獨自一個人來看他，帶給他一打雞蛋，一盒餅干，兩條毛巾。他說不要花錢買這些，有他看得懂的書報帶點來，於是——

隔兩天後，我又去，告訴他已訂了一份報，並帶給他一套士兵讀物，幾本抗戰連環圖畫，一張放大的舞台照，這劇照上我扮演一個傷兵，他看了，說：「老弟，看不出你又有這一套……」

隔了三個多月，我們這個隊又從省會到省會，從鄉村到鄉村的離開了這裏又回到這裏。在快要回到這裏之前，我接到他的一封信，他告訴我他的傷已全好，告訴我他編入××榮譽隊了，告訴我他很快的要重上戰場……

我一回到這裏的夜晚，就想去看他，可是因為夜太深了，不能去。聽人說××榮譽隊

還不會出發，所以我就等明天才去看他。

明天，當我走過××路，各家門前掛着的爆竹響了起來，迎頭是一片軍樂聲喧，我站在人家屋簷下等候着，對面白牆上貼着歡送××榮譽隊的標語，我的心又忐忑起來。我想太湊巧——也太湊巧了。……

旗幟捲着爆竹的煙，過去了。

人和人衝破爆竹的煙過去了。

我看見了九紋龍！他在裏面！

這回是肩着步槍的九紋龍！

這回是戴着鋼盔的九紋龍！

是人人九紋龍，是中華民族中的「九紋龍」！

我排着他走，這時忘記了悲戚，親切和虔敬，只覺得市民們的喧嘩，爆竹的喧嘩，和軍樂的喧嘩，裏邊有無限的光彩。

有一份是九紋龍的光彩，好像我也有一份光彩！……

——三十年七月

九
紋
龍

三三

南華擬夢

上

「寂寞呀，無涯的寂寞呀！」

朋友們都各自出去遊說去了。莊周一個人住在這空幽的庭院，望着這蒼茫的水雲，心弦上彈起了這寂寞的調子。

「寂寞呀，無涯的寂寞呀！」

寂寞！當然寂寞。面前的路有一條，兩條，三條……：新雨故人，有一個，兩個，三個……：他不能跟上任何一個走的路，他們的音容近來已漸漸地在他腦膜上模糊，不知是他遺棄了他們，還是他們把他遺棄！總之他是寂寞了。

他常常想把這「寂寞」驅開，有時又想把它抓緊；驅開也罷，抓緊也罷，可是都不由

他；於是他只——

寂寞，無涯的寂寞！

他靠着池塘邊岸的一株大椿樹坐着。一片椿葉落在他的肩上，他拿着，反覆的凝視，他神思馳逐於太空，他想到這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的椿樹，終於是渺小了。彭祖活了一百零七歲，算得什麼！

彭祖，他想起就好笑！歲數是一百零七，一些人說話時愛圖簡老，就說「百七」；後來不知那一個口齒不清顛倒說成了「七百」，近來就以訛傳訛，大家都說彭祖活了七百歲了，好笑！即許七百又算什麼！七千算什麼！七萬算什麼！好笑！

這些好笑的東西，他看來，更是渺小而又渺小，渺小得像野馬與塵埃。但他們結合起來，也能蒙蔽光明，使天變色。許多人說什麼「蒼天蒼天」，天的顏色是蒼的還是紅的，或者是黑的，或者都不是？這些人從來不認真看看，認真想想，只是「蒼天蒼天」的嚷，一代又一代，一年復一年的嚷了下來。

這些野馬與塵埃，幾時才掃蕩開去呢？或只是這麼一彈！

「妥！」——一個輕細的聲浪。

他手指夾着的樁葉，彈了出去，落在水面，水面上就起了一個小小的漩紋，杯樣大，碗樣大，盆樣大，大，逐漸的大，又逐漸的消失。只幾條小魚仰頭在水面嗶嘍吐泡。

「周」，在他背後來了一個叫聲，「你真有閑，在這裡賞魚麼」。

莊周回過頭去，「哦，惠施，你來，你看這些魚，沈浮來往，它們好從容好快樂」。

惠施一面走近，一面笑着說，「你不是魚，你怎麼知道魚的快樂」。

「你不是我，你怎麼知道我不懂得魚的快樂」。

「是呀！」惠施又說：「我不是你，所以我不知道你，你不是魚，所以你也知道這魚」。

「好罷，就這麼說罷，你說我不知道魚，那你已是知道我了，同樣的，我當然能夠知道魚。……」

「算了算了，老莊，我說你不過，我們這麼說下去也極其無聊，徒增各人的辯才罷了。……」惠施停了停，接着說：「老實說，周，你不是在觀鱉魚的樂，恐怕你是在體驗魚的苦呢！」

「不是的，如果我覺得魚是『苦』，那我就『樂』了……」莊周口弧上拉起了一個笑姿，是笑姿，也正是一顆心被一些東西所蠶食而表現於臉上的哭態。別人也許不明白，惠施却非常明白：明白他這朋友的胸脯裏面一樣是藏着一顆肉做的心。

「周，你太自苦了，我們都還年青呀！你看你儼然是未夏先秋的樣子！你近來更瘦了，睡眠不足麼？營養不良麼？」

「也不盡然。但也當然！這種國度，這種年頭，有幾多的人沒地方睡，有幾多的人沒大麥吃，能使我睡眠足營養良麼？惠施，你讀過五車的書，你走過五千里路，你難道不清楚？……」

「唔……」惠施忽然一笑：「哈哈，老莊，你到我那兒去玩玩，好麼，那兒會使你

得到較好的營養，好的睡眠。不過你這人，並不因為睡眠好營養良就會強健如豹子，肥壯如母豬」。

「又是吃雞麼？」

「不是的，雞沒有了，但有兩隻雁，是前天捕獲的。走吧，吃雁去，雁肉炒子薑，最好送酒，走吧！」

他們一同走，四隻腳支撐着兩個身體，兩個頭顱；這兩個頭顱却共同頂着一塊天，一個太陽。

中

惠施請來的客不只莊周一人，還有幾位，盡都是相識的。大家圍坐着，吃着，喝着，談笑着。

酒一巡——

「來了呀！一品……二紅……三星……四喜喜！」

座中有人發問：

「莊先生，我請教你，昨天我們遊山，那山上不是有一株枝多葉密的大樹嗎？那株樹，樵夫不去砍它，說它做不得材料，你記得麼，你曾經說過那株樹全靠不能做材料而得保全性命，以終天年的話麼？」

「是呀！我是那麼說」。

「那麼今天，惠子殺雁請我們，那被殺的雁是那隻不叫的，這却是因爲不材而死呀！你……」

「我麼，我是處在材與不材之間。」他嘴裏是這麼的說，心裏都另有一種想頭：處在材與不材之間，就是跨在鳴與不鳴的界線上，這不是生又不生死又不死的生活麼？……」

豁拳的聲音又嘈嘈的喧起：「一品！二紅！三星……」

「喝起呀！乾杯！……」一塊雁骨頭丟落在地，狗吃去了。

酒二巡——

「來了呀！四喜……五魁……祿位……七巧七巧」

「喝起呀！乾杯！……」

第二個人發問：

「莊先生，聽說你同某女郎戀愛，進行到什麼程度了」。

「誰說的我同哪一個女郎戀愛？你以為我同哪一個女郎戀愛？」

「何必裝痴，不要緊呀」。

「哈哈，什麼痴，什麼緊你見過鵓鵒麼，鵓鵒是南邊產的一種鳥。它吃練實充饑，它喝醴泉止渴，飛疲倦了，就找着梧桐樹棲息，它從南海飛到北海，在路上遇着一隻鷓鴣，那鷓鴣，正抓着一隻臭爛了的死耗子，那鷓鴣，見鵓鵒飛過，生怕鵓鵒是來奪取它的食糧——那死耗子，它就『嚇』的一聲叫了起來。什麼人說我同什麼女郎戀愛，光景也是同樣

的向我一聲『嚇』！」他答完了，心頭也正在矛盾：醜泉練實，真個是比臭爛死耗子清潔麼？即許清潔，又將……

豁拳的聲浪又嘈嘈的喧起：「四喜！五魁！祿位！……」

「喝起呀！乾杯！……」一塊雁骨頭丟落在地，貓吃去了。

……

酒三巡——

「來了呀！七巧……八仙……九長……全福！……」

「喝起呀！乾杯！……」

第三個人發問：

「莊周，前次楚國方面，有人替你圖謀差事，位置很高，真的嗎？」

「真的又怎樣，假的又怎樣？」

「你爲什麼不去？」

「我去麼？我聽說楚國有一個神龜……」

「你怕那神龜？……」

「不是呀，那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了，楚王把它用精緻的竹盒藏起，着美麗的絲巾蓋着，供它在廟堂之上，你說，這龜是願死了爲神，名高骨貴呢，還是願活着在泥窰裏搖尾巴？」

「唔……我看它大概是願意後面那一個——它願活！」

「好罷，我也就是願活在泥塗裏搖尾巴！」雖則是這麼爽快的回答，巧妙的舉喻，可是他——莊周，也正如那池塘裏的魚飲水吐泡，冷暖自知，做楚王的走狗神龜固然「非」在泥塗裏搖尾生活也未爲「是」，這兩者之間應該另有一條路！他知道，他這黑色的靈魂，將會毒害了他自己，埋葬了他自己，那南華經將來脫稿出版問世，會不會毒害和埋葬別人？……

豁拳的聲浪又嘈嘈的喧起：「八仙！九長！全福！……」

「喝起呀！乾杯！……」一塊雁骨頭丟落地，雁吃去了。

下

席終人散。莊周在惠施的書齋裏，騎在蓆子上，手裏揮着蠅拂子，帶着薄醉，把他的南華經原稿攤開在看。這部書是他精心的著作。雖則現在尙未完成，雖則是這麼小小的一細，他自以爲，他這書，在質同量任何一方面看，並不比道德經差。——那是前代名著。

他往日翻看自己的著作，心頭上總并排着一些喜悅與悲哀；那喜悅，那悲哀，就是他「無涯的寂寞」。但也就是他生活的泡沫，著作的源泉。可是，今天——

今天有些腦兒迷迷，肚子空空，——雖然他肚子裏還不會消化去那酒，雁肉，和太麥。他的意識上只閃着一些北冥的鯀魚，南冥的鵬鳥。

南華經推開了一邊，蠅拂子也離開他的掌握，書齋裏沉沉地靜，靜，只他的鼻息出入，呼吸着這蓆子下面的泥土氣。

簾子上是這麼潤熱，這泥土氣使他心裏起了騷蕩。他想居住在這地上多麼沒出息，他
想如果他是一條魚，那麼水，水……

恍惚他的身體就逐漸的幻大，大，泥土沒有了，南華經沒有了，一切沒有了，他就被
包藏在一片汪洋無涯的大海中，他閉着眼睛瞎游，一擊水，就是三千里！可是，他睜開眼睛
看，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蝦子吃泥巴，珊瑚同海帶糾纏，大蚌同長鯨爭鬥。……

「呵！呵！我不能在這兒生活，我不能和這些爲伍，我要飛，飛呀……」

他的身體就離開了水面，他是成爲了一隻大鵬了，一展翅，就是九萬里！他閉着眼睛
飛，飛，耳邊只聽着一些風號雨嘯，可是當他睜開眼睛看時：天空中，一樣像地上水裏使
他的希望落到了虛空，月亮竊了太陽的光在示威，星子和星子各斜起那媚眼吊膀子，白雲
排擠藍雲，藍雲又勾結黑雲……

如此的地上，如此的水裏，而又是如此的天空！

他心裏一慌，他的黑色的雙翼失掉了「扶搖直上」的雄力。他覺得自己的身體漸漸地

縮小了。可是還在飛，飛過了一片草原，飛過一片沙漠，一個山，一個城，再飛過一個池塘，那池塘岸邊有一株大椿樹，那池水清平有如鏡子，這鏡子就把他的全身照出給他自己看，他才知道，他已不是一隻鷓鴣，而是一隻蝶兒在栩栩地飛。他驚，這一驚可不小！驚，帶來了張惶，不留心，他的身體已被那吻着水頰的樹枝椏間的一張網所縛住。他掙扎……

蜘蛛，這結網者，正踞坐在網的中央猶笑望着他！

他掙扎，用全力掙扎。可是這柔絲越粘越緊！他分明看見，這網裏的被縛者不只他一個，美的蛾兒，醜的蒼蠅，大的蜻蜓，小的蚊子，……他又分明看見，網也不止這一張，屋角有一張，簷下有一張，牆頭上有，草叢裏有，……眼前有千張網萬張網！……

他掙扎，仍舊在掙扎。他分明聽得，在各個網裏有各種的笑聲與哭聲。可是他笑不出來。他也不哭。——他從來不哭，他老婆死的時節他還唱歌，他又分明聽得，在各張網裏搖曳出各色各樣的夢底聲息：它們夢見一個鼻子，兩個眼睛，三間廁所，四座花盆，五四

斑豹，六隻黃鶯，七個仇讐，八個愛人，九個魔鬼，十個藐姑仙子，……

「莫非我也是在夢中麼？」……

一切大大小小美美醜醜不見了，一切笑哭夢語沒有了，只聽得遠處傳來一個聲音，這聲音，不是笑聲或哭聲，也不是夢語，是一種呼號，一種喊叫！這聲音由遠到了近，由輕微到宏大，接着同樣的呼號，喊叫，一個起了，兩個起了，多多的起了。聲音連着聲音，怕會要叫破了千張網萬張網！聲音連着聲音，像山崩，像洪流，像若干埋在地下的地雷一齊炸吼！

他就被這聲音驚暈了去。

他是被這聲音驚醒了來。

他張開眼睛，用手揉了揉。這書齋裏非常悶熱，蓆子上熱熱的，濕濕的，一大片的汗跡。蓆子上仍舊是一股泥土氣，泥土氣。

他跳了起來，拿起那一束南華經的原稿，一片一片的向書齋門外投擲出去。

枕中續記

時：從前的從前的一個黃昏。

地：河北邯鄲飯店第×號房。

人：盧生。

醒來時，耳邊還兀自有哭聲。仔細聽，是窗外大槐樹的枝極上搖曳出晚禱的嘶啞。那枝極連同它的葉子被斜日投影在窗紙上動呀動，是有點兒秋風。

斜日將垂垂的聽這點秋風送回去了。代替它的是月亮，可是月亮似乎來得太早。

由窗紙的破隙處望去，可以見到那月的體態：上弦，一鉤，像誰把指甲搯破了天的皮膚，又像是剛才夢裏的清河崔氏姑娘的眉毛。

他把頭伸出床沿，吐口痰。痰吐在鞋子上。他連忙找紙去揩拭，紙，床上沒有，身上

也沒有。他想起先前進房時好像看着床下有一本舊賬簿之類的本子。伸手彎進去摸摸，摸着了。看，却不是什麼賬簿，是一本板本不惡的殘缺了的漢書。

自幼兒也過過書齋生活的盧生，雖則是所學無成，流落在大行王屋一帶斷混，可是一書在手，却不會撕了幾頁來揩拭鞋子以外，那些就視作無用的。何況這是「漢書」！是班家兄妹的名著呀！

他翻看它。

然而看不出什麼味道。因為這書裏云云跟他的實際生活和目前需要太距離遙遠了。

他朦朧的又睡。朦朧的，又還翻看着這書卷。

x

x

x

x

書頁上有一個窈窕身材銀灰色的蠹魚出現了。他下意識的舉起了手掌，拍下去，再舉起。掌心便添上一些銀灰色的殘粉，書頁上灘着一點白漿。頃刻之間，那白漿就被書頁吸乾了。

「是誰殺死了我的朋友？」又是一個蠹魚，又是那麼窈窕，那麼銀灰，那聲音微弱得比

幼蠶吃桑芽還甚。

「是我殺死的。」他像一個得勝的英雄帶着餘威過凱旋門般的「喝道」。

「你爲什麼殺死了我的朋友？」

「因爲它傷害書！」

「什麼是書？你是書？」

「我是人！」

「什麼是『人』？」

「人是翻書的。」

「那是風。」

「人是看書的。」

「那是太陽；月亮；流螢；或者燈光。」

「人是著書的。」

「那是歷史」。

「……好吧，你爲什麼蛀食歷史？」

「沒有，那是我們生的地方，食的地方，住的地方，死的地方」。

「不許這樣說？……你們爲什麼蛀食歷史？」

「不許這樣說？……歷史爲什麼蛀食你們？」

「怎麼？歷史蛀食我們——人？」

「歷史食人！人造歷史！造者且被食，食者復被造」。

「你知道，歷史上有些什麼人？」

「我也不知道，——我知道太多了。但我可以告訴你一些名兒：賢，愚，妍，醜，大聖，神奸，明主，昏君，才子，流氓，修士，酒徒，烈女，奸夫，較人，屠夫，野老，淫嬋，靜友，貪官，孝子，逆臣，大師，小偷，……」

「怎麼？你侮辱歷史，侮辱人？……」

「從前的從前我的祖先曾經聽過你這樣的聲音，那聲音便打動了我祖先的心；於是我的祖先便停止了蛀食歷史，然而歷史却并不停止食人！」

「……你知道，歷史上有些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我知道太多了。但我仍然告訴你一些名兒：治，亂，合，分，登基，落草，勤王，造反，烹雁，逐鹿，治水，放火，鑄印，賣力，開張，罷市，上表，劫牢，維新，復古，蓬髮，吐血，失斂，贈劍，……」

「怎麼？你又抹殺歷史，抹殺事實？」

「不久的從前我的同伴也曾聽過你這樣的聲音，那聲音也打動了我同伴的心；於是我的同伴便停止了蛀食歷史，然而歷史從不會停止食人！」

「……………」

「……………」

蠶魚隨着人沉默。但它的身體却隨着沉默加大，大，大如書樣，如床樣，如房樣……

如……書沒有了，床，房，沒有了。……

一切沒有了。只蠹魚的身體充塞了宇宙。

蠹魚沒有了。宇宙是空空的，廣大無涯的，一片。可不是海，也不是戈壁，是蠹魚所蛀食過書頁上的痕迹變成的許多路。

一切又都有了。一切在這些路中：亡故的老父，夢裏的愛人，借給他以枕頭的呂老頭子，……當然，還有自己。

莫非又是夢？

夢醒了，還是夢，……夢裏的夢。

夢裏的夢醒了，還有夢裏的夢的夢；夢外的夢。

夢連着夢！

什麼時候才醒呢！

他怕。

他急得頓脚，頓得「匉匉」的響。

響聲不在脚下，響聲是在門外。

「盧先生，開飯啦！」是店夥計的聲音，并又扣了幾下門環：「匉匉」。

x

x

x

x

盧生咀嚼着飯菜，也咀嚼着夢。

他望着枕頭。

「這枕頭不同於普通的枕頭？」

他拿着枕頭觀摩，同樣的布套；同樣的挑花裝飾；同樣的能執頭殼或身體別一部份。

要看個究竟——他撕開了枕頭。

這枕頭正相同於普通的枕頭！

同樣的木棉，而又同樣的輕軟。那木棉的外套既被撕破，那木棉便在這房間裏飛舞。

盧生茫然若失。

但又猛然有所悟。

抬頭看天，天已不復像先前那麼黃爽，灰黑的披紗漸漸地罩下來。月亮高，槐樹枝葉影子在窗紙上是一片模糊了。窗外的兩隻蝙蝠繞着懸鐵馬的簷角旋飛。

盧生也要飛！

他拿起他的行囊，出房門去，出店門去。背後有人追。

「盧先生，你還沒有結賬！」店裏賬房先生的聲音。

「姓盧的，你賠我的枕頭來！」這分明是那姓呂老人的沙喉噪。

盧生只疾走。

「姓盧的，短命鬼，我同你無冤無仇，你睡不着覺，我好意借給你枕頭，你却撕了我的。」

盧生只疾走。

背後的聲音更落到背後了。但依稀還聽得：

「你沒有枕頭，你還是要做夢！……」

盧生打個冷顫。

盧生只疾走。……

x

x

x

x

這時，仍是從前的從前那個黃昏過後不久。地，離邯鄲飯店也還未遠。人，依舊是盧生一個，恰如來時。但前面，前面有落霞，有炊煙；該不是廬樓，該是有人羣，有投宿的地方吧？

盧生曉得有。沒有他也走！

(一九三六年冬)

當 鑪 外 史

一

話說大漢景帝年間，南越早稱臣，匈奴又和親，君側已清，讎錯已殺，吳、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七王之亂也初平定。張良的博浪沙擊秦椎；樊噲的鴻門宴割肉刀，乃至先高帝斬蛇起義的七采九華赤霄劍都成爲古董了。十三州無驚無擾，一時文治武功，赫赫揚揚；商業資本，蓬蓬勃勃。真個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就在這大漢景帝治下的益州蜀郡成都城臨邛道上，有一家陽昌酒店，坐南朝北，開張數年，倒也生意興隆，財源廣進，每日飲者滿座，食客盈門，無非是周、吳、鄭、王、趙、錢、孫、李……

二

單表那日天晴地乾，風和日暖，陽昌酒店，早已開門，未到午牌時分，店內店外，早

擠滿了人。少刻忽然搶入一位生客，生得面如冠玉，唇若塗脂，身穿儒服，口操化外口音，入座未定，那隔席的老趙眼疾口快：早已瞧見，并笑呼道：「原來長通先生，是甚麼風兒吹到成都？來來來，我們一道兒喝兩杯」。

老錢忙問：「此位是誰？」

老趙道：「這是夜郎國的名士盛長通先生！」

長通忙說：「不敢，小弟姓盛，名覽，表字長通……」

這時老孫就插嘴問：「莫不是司馬長卿所說的盛賦人盛長通？……」

長通說：「賦人二字，更不敢當，小弟初學一二，此番來到成都，觀光上國，便是想找司馬先生當面指撥。老兄既與他相熟，那就敢請先容……」

老孫言道：「好說好說兄弟長卿也是一面之交，不過曾聽他極力稱道老兄，他說他的『子虛賦』，只老兄一個人能全部了解，餘子碌碌，殊不足道……」

長通一陣臉紅，不知是高興還是面皮薄，或者是陽昌酒店的酒好。

尙未發言的老李忽然嘆道：「司馬長卿真是有才無命，生不逢時，這年頭萬般皆下品，唯有經商高，先文皇帝和令上却又是喜歡黃老之學的，誰重儒術，讀書人能改行的改行，不能解行的也只編一些『枕中鴻寶祕書』，『延年術』，『大漢商賈寶典』，『處世南針』，來投時之所好，他偏作賦……」

老孫道：「便是長卿近來也不大高興作賦談賦呢！自從娶了卓氏寡婦以後，他那糖尿病越發厲害了。又加上家徒四壁，既無恆產，又無恆業，一家兩口，坐吃山空，聽說也打算做點生意呢……」

長通聽了不說什麼，只是唯唯否否的：「哦，哦……」

三

第二天，依舊是天晴地乾，風和日暖。依舊是陽昌酒店。依舊是趙、錢、孫、李、並加上一個盛長通。

盛長通臉上露出不歡之貌道：「昨晚與司馬長卿一夕談，大失所望，也許是他根本不懂

什麼，說不出一個究竟：也許是嫌我初次見面的贊餽禮輕，在敷衍我。他說一頓什麼『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

老趙道：「這也頗有見地」。

老錢道：「什麼見地，不過是老生常談，人云亦云」。

老孫道：「簡直是滑頭！」

「還有更滑頭的啦！」盛長通的臉比昨天更紅了。「他結論說是『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分明拒絕我……」

「那麼」，老李又是緩緩的說：「老兄此來，真是虛此一行了！老實說，目前成都這地方，是金木水火土，紅黃藍白黑，仕宦鑽營升遷，商賈屯積居奇，盜賊遍藏，乞丐滿街，哪一個女人不搽匈奴的胭脂，哪一桌筵席不用南越的海味！慢道是高帝繞棧道入蜀，勵精圖治那種時代沒有了，就是連秦皇帝開蜀道，取木材，徵壯丁，築長城，修馳道，起阿房，那種結怨於民的專制，也比此刻現象好些……」

老趙笑道：「李兄又發牢騷了！你只看到壞的一面，你沒有看到賦人們終究是有良心的。」

「賦人嗎」，老李也笑了笑，「時下這些賦人們不外三種：一種是歌功頌德，拿賦來當引綫索，敲門磚的；一種是吟風弄月，拿賦來給樂籍中人唱的；一種是應時點景，拿賦來換取柴米油鹽，布帛冠履的。就算有些『爲賦而賦』的賦人吧，他們的賦也不過是遠抄十五國山歌，近一點摹擬楚國騷詞；或者裝腔作勢學西域的調子，何嘗有一篇像樣的作品。有時連文詞都弄不通，更無論思想！」

「老李文化行情既如此熟，何不早說！」盛長通吶吶的道。

「昨天才初次會面，哪談得上這些，」老李笑着道：「就說長卿吧，他哪里是靠賦吃飯，他要不是全仗他太太文君從娘家帶來一點私蓄，還能在成都這地面上坐車騎馬，頂着『賦人』的頭銜過活嗎？更別說喝酒吃藥了！前個月，他還拿卓文君的鸚鵡裘，托我賣給陽昌老板呢！」

「不錯不錯，我記起來了，近來有人說他兩口兒也要開店啦；也是酒店，聽說連招牌也取定了，叫做『臨印酒家』，一切部署已定，快要擇吉開張啦！」老錢一口氣嚷着。

「哦，哦；——」盛長通沒別的話說。

四

過了一些日子。

盛長通已回去了。陽昌酒店僅靠趙、錢、孫、李幾個人在撐場面，生意已比從前冷淡得多。

陽昌酒店爲什麼生意冷淡了呢？就是因爲這地面新開了臨印酒家的原故。連周、吳、鄭、王、幾個老主顧都被吸引了去。

臨印酒家的老板是過去的「武騎常侍」，現在負盛譽的「賦人」，他不但棄了官位，并且脫了儒服。改穿犢鼻褲，親自爲客人上菜，打酒。

陽昌酒店能有這樣嗎？

臨印酒家又有「風流放誕」的卓文君當鑪——充女招待，以廣招徠。

陽昌酒店能有這樣嗎？

臨印酒店可以優待「賦人」：照價八折，不收小費，有時還可以賒賬，甚至於借款，留宿。

陽昌酒店能有這樣嗎？

至於司馬相如如何以這樣肯，而又這樣有；那又要聽趙、錢、孫、李的談話了——。

「全是他太太的錢！」

「他太太那天賣了鸚鵡裘，聽說很難過，對他哭，說什麼『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賣酒！』……」

「倒底是賢婦，她索性把手飾換了，連她那一乘車和長卿的唯一的馬也賣了，開酒家，以錢博錢，這年頭，生意是不愁的，攪得好，兩三年就可以跟他娘家比富了」。

「不是文君的主意，是長卿的計策。」

「什麼計策？」

「誰個不知，哪個不曉，卓王孫有錢又有勢，有錢有勢能不要面子嗎！要面子能讓他女婿女兒這樣幹嗎？不讓他倆這樣幹能不給他錢嗎？」

「那麼……」陽昌老板也插嘴想說什麼。

「老板你不要忙，我敢包：臨卽酒家不到一個月便閉門，還怕客人們插翅飛到長安去喝酒不成！那時你還可以加價，譬如羊吊，你可以要八銖錢一盅子，炒豬排，也要提高四銖錢一碟啦……」

「哦，哦……」這回是陽昌老板臉紅了。

五

又過了些日子。

臨印酒家果然停了業。

那時「會計制度」還不會成立，也沒有「營業稽徵」，所以無從知道這臨印酒家是盈是虧。不過該酒家得了許多「外快」，卓王孫所送一對璧，八疋蜀錦；九十六名男女僮婢；和百萬銖錢。這是遐邇皆知的。

於是司馬相如乃買田地，起新房子，安然作賦人！

六

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景帝爺已龍馭上賓，新主登基，是爲「武帝」。這位青年萬歲不愧稱英明之主，卽位以來，許多花樣；譬如從古以來有朝有帝而沒有年號的，他開始創立了，先取「建元」，又改「元光」。從前是九流百家，隨人所喜的，像先文帝，先景帝，都是愛好黃老；他却罷斥百家，崇尊儒術。這樣一來，賦人們都得了勢。自然，司馬相如也抖起來了。

現在是官拜中郎將文園令的司馬相如！

陽昌酒店還是老樣子，灰塵蒙面的招牌，還是老招牌，補了腳的餐桌還是老餐桌，酒客也還是趙、錢、孫、李、一般老主顧；不過，他們也跟陽昌老闆一樣，額上的縐紋越發凹進去，手上的青筋却越發凸出來了。

老趙最出老，說到司馬相如的事，他的聲音差不多是像勉強從喉管里拖出來似的：

「他獻了『大人賦』，皇上見喜，給他官做的」。

「不是」，老錢一開嘴就露出了滿口的缺牙，「皇上只賜他四疋錦。這官兒恐怕是花錢買的……！」

「不要亂說話」！老孫一手捋着長鬚，慢慢的說：「新主聖明。五六年來，河清海晏，萬國來朝，肯賣官鬻爵麼？聽說長卿是奉旨通西南夷有功，這才……」

「這些話只好哄後人罷了，難道我們也竟信以爲真不成！」老李一本正經的說，但又隨着老眼笑，「大家知道的，長卿小名『犬子』……」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老錢又搶着道：「因為他名叫犬子，所以這回是楊大人楊得意薦的，楊大人是什麼官兒，是狗監——替皇上養狗的……」

「那更笑話」，老李馬上糾正：「我說他小名犬子，恰像犬一般的善侍人意，你們不都知道他那篇『長門賦』嗎？」

「那篇賦是替人作的，聽說稿費很高，得了千金之酬……」老孫說。

「可不是！那是陳皇后特約撰的，陳皇后失了寵，全仗這長門一賦，皇帝讀了，便心回意轉，又重新吻她，摸她，同她睡覺！」老李停一停，又接着說：「你想，這樣一來，皇后還不向皇上要官給他嗎？」

「管他『大人賦』也好，『長門賦』也好，總算是文章有靈！皇上給他官也好，皇后給他官也好，總算是學而優則仕……」老趙拖着嗓子，正想再說下去，老孫忍不住，就打斷道：

「你們也太抹殺事實了，通西南夷他確是立了大功的，你們就忘記了，唐蒙奉旨南

來，通夜郎粵中，徵發蜀郡吏民，蜀人反對，差些兒出大亂子，全靠他一篇文檄，說得天花亂墜，哄去咱們蜀郡幾萬人替唐蒙開道嗎……」

「這也還是他文章的妙嘛！」老趙仍不服的說。

老孫把嘴一披，說道：「可是現在國家要把夜郎，粵中，改設牂柯，犍爲兩郡，他却表示反對，真是成蕭何，敗蕭何！出爾反爾，變來變去……」

「反對有什麼用，許多大臣還諫不住皇上的決心呢！」老錢說。

「不過他是暗中反對，他假託民意上書，偽造蜀郡父老們的意見，要是皇上不察，咱們全蜀的人不成了反叛嗎！」老李說着，臉上顯出憂鬱的樣子。

「不知新建郡是個什麼樣兒，可惜盛長通人不來信也不來，否則可以知道一二……」
真是白日莫講人，夜晚莫講鬼！才講長通，長通就到！他一面說「次遠久遠」，一面入座。神情還是老樣子，可是兩頰上下已長滿了鬚鬚了。

「貴國——不，貴郡目下怎樣了？」

「大非昔比了，商店越開越多，種田的却越見少了。這邊呢？」

「很好，很承平，長通兄近來賦興……」

「不瞞各位所說，小弟自從那次謁見司馬長卿以後，已決定終身不作賦了的。否則像京城里慶虬一樣作了賦，沒人看，把賦用司馬長卿的名，就人人稱譽了，司馬長卿也樂得享現成。喂喂，聽說他近來因貪污受賄給人在京裏告發，被免了官是不是？……」

「哦，哦……」這回是趙、錢、孫、李、四人面面相望！

七

陽昌酒店中的最後新聞：司馬相如將要討姨太太了，是茂陵某氏女，小家碧玉姿首不減文君當年，文君却寫「白頭吟」來阻止，不過文君老了，又是女人，那作品，哪裏及得上當年司馬的「鳳求凰」曲子爲人傳誦呢！……這已是「當鑪外史」更以外的事了。

一九四三年一月

潯陽小景

「陶潛詩喜說荆軻，落日停雲可奈何！吟到恩仇心事湧，人間俠骨恐無多。」
「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騷。」

——龔自珍

一

義熙元年的冬天，小孤山下，水波不興；長江只冷靜靜地照規矩東流。好些小岔港都起了凍，顯得一片透明，一片白。南對岸的彭澤縣城裏，大街小巷，也莫不冷靜靜地，啞日頭曬不融夜來的積雪，一到黃昏，更加冷靜，只讓極少的行人在那遍灑吳鹽的地面，留下鞋泥足印，這有數的足跡中，有一雙一望而知是誰的：左腳輕，右腳重，顯見得他是個

右傾的跛子；又是官靴的底痕，這足跡直留到縣衙門口便沒有了。這人不是縣衙裏的主簿還有誰？

跛脚主簿剛從大晉藥局回衙，他手上執着一瓶最摩登的藥品「五石散」，和一包常服的健腎丸，他一直進衙，衙口是冷靜靜的，縮瑟着的衛兵，來不及立正握刀，他已走近傳達室了。傳達室却并不冷靜，幾個公差在房裏正玩着「雙陸」，大概聽出是主簿脚音，便馬上變得冷靜靜的；等到這脚音已遠在東廡上時，傳達室的哂笑與爭嘈又雜雜而起了。

東廡的功曹室裏，這時也正起着哂笑與爭嘈，主簿忍不住把軟簾一掀，——一股酒香冲鼻；探頭進去，裏面的人便搶着說：

「問我們主簿，問我們主簿」。

說話的是小白臉錄事吏。還有兩個，一個是功曹，一個是庭掾。主簿便跨足進去，一面問「什麼事，什麼事」，一面就把「五石散」和健腎丸往桌上一擱，隨着又把頭上的風帽取下，也往桌上一擱。那功曹連忙從紅泥小火爐上熱着的酒取下，信手拿了一個浮梁磁

的土碗，篩下，遞上。庭掾却跑出房去，連喊「阿三阿三，你到縣前街那館子去再叫一碗淮杞牛鞭，一碟謝公雞；叫他們加料一點，你說是主簿嘗嘗他家的口味！」

主簿嘴裏一邊說「不必，不必；」一邊笑向那酒：「糯米酒麼，明年這時，我們衙裏有自釀的酒飽喝啦！」

「正是——」錄事吏說：「正是這問題，我們說縣令到任，恰是八月秋收時節，他看見收成好，便分咐明年把縣裏三百畝公田一律種糯穀，好釀酒，庭掾回他沒有這成例，他却不肯收回成命，後來他太太在重陽遊小孤山，到衙裏玩了一趟，庭掾偶然在她前面露了一點這事兒不好辦的口風，過兩天，縣令就修改了他自己的意思，叫拿公田六分之五種糯穀，留六分之一種稻。庭掾說他怕老婆，功曹却一口反對……」

「你的見解是——」主簿笑，掉頭對功曹。

「他要是怕太太，還不全部種稻，至少一半兒種稻，一半兒種糯穀」。功曹侃侃而答。

「這也頗有見地」。主簿不即置可否，却向錄事吏問；「你呢？」

「我還沒有娶女人，我——根本不懂得如何怕或如何不怕……」

「哈哈……」

這問題是不宜有答案；這討論也是不好下結論的；所以就讓它埋在笑聲中了。

窗外是一片灰黑，一片冷靜靜的。功曹室裏已燃起了臺燭。主簿是三杯落肚，話匣全開；那三個也正好巴結，所以今夜的功曹室，連那衙後譙樓發出的初更鼓點都聽不清。

「聽說主簿快遷縣令了，是哪一縣？」庭掾問。

「哪裏哪裏，你聽誰說？」主簿說。

「主簿還瞞我們嗎，我連地方也知道個範圍；揚州郡，可對？」

「揚州郡哪一縣？」

「所以要問主簿哪！」庭掾又說。

「揚州郡是大郡，好地方！有絲有竹，有花有酒，不像潯陽郡！」功曹說。

「潯陽也不錯呀！」主簿像是反對，又像是贊同。

「潯陽雖好，可是這兒彭澤不好，只三百戶，地方小；天氣壞，溼氣重……」他還沒有說完，主簿就打斷了他：

「這兒有好磁器用，好魚吃」。

「主簿，你一定還有一句『有大量的酒喝』吧！」錄事吏是調皮的，他引得主簿荷荷的笑。停了停，主簿才輕輕地從口裏浴出了這麼一句——

「這要感戴我們縣令的德政了」。就主簿說話的態度，大概德政二字在他述語中是有着「？」的符號的。

「人們對陶縣令也有着腹誹啦。第一，三百畝公田，要酒不要米。第二，彭澤雖是三等縣，但照定額是職吏四十名，散吏八名；他下車以來，舊員辭走的，他不留；應補的，又不補。……」要不是多喝了酒，要不是聽出了主簿話中的成色，這功曹，是不敢這樣吐露的。

「這也是陶縣令的好處，他不帶人來，沒有班底」。主簿始終保持着他這種有彈性的說法。

「那倒不見得」，庭掾說：「他屢次說這樣小縣，又是戰時，何必用許多冗員。現在從主簿算起，一共不過三十二人；我正在想他把那十六名缺額的薪俸怎麼處置？……」

「這倒不能這樣以——」主簿在這裏把聲音拖了拖，然後很得體的接下：「——我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聽者三人似乎都頗滿意而又佩服主簿在這成語上加一個複數雜名詞的說法。都笑了。

庭掾先收住笑，話是並不問誰：「聽說縣令家裏還好過……」

「窮」！錄事吏特別提高嗓子來壓斷庭掾的話。「聽說他原是打聽得彭澤公田比別縣多，這才活動來……」

「我也聽說」，功曹補充的說：「並且他是指定要這一縣。本來，又近家，又是後方」。

「不過——」庭掾頗有不謂然之概，「據說他曾祖陶侃是當時的大軍閥，軍閥還沒有錢嗎！所謂『陶侃運甓』，那甓裏。有人說藏有黃金，白金……」

「×話」！功曹竟是醉了，主簿在座他竟忍不住使了這一個粗字眼。「有人說他陶家是大地主，一樣是狗屁；我清楚，我的老家是他老表的親家隣村，我還不知道他的底細？他以前是幹賣文章的……」

「他雖然賣文章，可是他很少寫小說，不像當代的干寶，葛洪。他是所謂——詩人。詩能值幾文？倒是他過去當州主簿，不久前還任過鎮軍衙的參軍，怕有點撈頭……」庭掾始終堅持他的成見。

「噢，他的詩倒是蠻好的」。錄事吏借着想岔開他們兩方的爭執。

「不見得，不見得，」庭掾連連搖頭，「我記得他詩裏什麼『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精衛是鳥，形天是獸，人自比鳥獸嗎？……」

錄事吏剛剛喝着口水，給庭掾這麼一說，竟「噗哇」把嘴一張，便出山泉水濁的噴，

吐了地下一大灘，一邊抹嘴，一邊打膈笑着說：

「老兄這樣解詩，不怕人譏笑假充董二叔麼？」

「並且『無千歲』也錯得妙，要是這樣給他流傳出去，別人怕真想不到原文是『舞千戚』啦！」功曹話裏是帶着刺的。

「我當然是外行，」庭掾臉紅着，但是那臉紅是與酒也有關的。「不管無千歲也好舞千戚也好，我總不佩服。我們領教主簿，可對？」

主簿笑而不答。這時大家才發現主簿已經好一大段時間沒有說話了。就催他。

主簿却慢吞吞的，並且是輕細細的，說：

「文字倒不怎麼，倒是思想，咳——許多人說他，成問題！譬如歌頌荊軻，這不是有意爲亂臣賊子張目嗎？」

「是的，是的，主簿所見……」

「……這是評古，且放開不說。他也常常論今，譬如說到鎮軍將軍和桓玄是一邱之貉，

掛羊頭賣狗肉的，這話就 呃，——就太那個了，不過這些事我們是不大好說的，不大好——呃……」主簿一面不畢其辭，一面就站了起來，光景是要走了。

「哦，他竟抵牾層憲嗎！他又來幹縣令搓×！」功曹像是激於義憤，又說出了一個粗字眼。

「那他有他的說法。我曾經看過他寫給他的朋友的信，他說他出仕，只不過是玩票；要是朝野上下，都唱正派戲，他也可以下海的，演醜劇，他不但連龍套也不跑，就看也不看……」主簿說着說着已拿起了他的風帽。

「他大概錢是有了的，名更是有了的，也許真的什麼也不在乎，可是却擋了我們的財路……」庭掾說着，自知太失言，就趁着主簿手裏拿藥的當兒，搭訕的問健腎丸的配方，和五石散的服法。

譙樓打罷了二更。

二

「督郵來了，督郵來了」。

縣衙已不復是夜來那樣冷靜了的縣衙。

上午，剛晝過卯，縣裏就奉到了潯陽郡百里飛遞的文書，內開爲督導庶政，考核工作，已派出督郵視察，仰各該縣知照云云。彭澤與潯陽，這縣郡之間僅是一百里的距離。督郵出發，當然先到這裏。所以，滿縣衙已緊張萬分；忙亂萬分。而人人又各懷鬼胎，總想那由督郵帶來的幸運落在自己頭上，不幸運的落在別人的腳邊；於是人人肚裏的算盤，二上五下，打個不停。那跛腳主簿更是蹣進蹣出，指東點西。自從陶任以來，兩個多月，縣衙中這是第一次鬧熱。鬧熱得鄰近的街巷也知道一點風聲了。雖然還不到己牌時分。

「督郵來了，督郵來了！」

衙里已打掃得一乾二淨，收拾得三整四齊。主簿喘息方定，才喝得一盞茶，錄事吏很

得意的，拿着他剛奉命擬的歡迎會秩序單來呈核，單上照例是那一套，主簿草草看過，就在，那紙上的左角寫了一個大「可」字；下寫年月，一面拿着那顆羊脂漢珉的圖章，一面蘸了印泥，在上面蓋；一面看那「附件」——歡迎口號，共有八條，其中有一二條似有未妥，他就停着，翻了翻眼，像是在斟酌字句。這時，獄小史却不召而至，垂手垂脚地站在旁邊，光景是有所請示，或者報告。主簿就把口號單往檯上一擱，說「這大都可用的，回頭我再看看再發。」接着想了想，又交代錄事吏：「還有衙門楹榜，似乎也不可少一副對聯，你也擬來看吧。」

錄事吏遵命而退。主簿却又叮嚀：「能多擬一副來備選更好，今天散午值以前要啊！」回頭向獄小史問：

「什麼事？」

「報告主簿：是否從今晚起，牢囚們的菜飯酌加一點？不足的額數，是否設法補齊？」
「怕督郵說尅扣囚糧麼？」

「唔——是。」

「不足數不必要補呀，這正表現庶政清，教化行，所謂君子德風，小人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犯人少，已十足證明這裏已少有作奸犯科的愚夫愚婦啦！」

「是，是，……可是，我們向郡裏月報的犯人名額，還是照上任的數目。」

「哦——」主簿眼睛翻了翻，想生氣。但一想到獄小史迭次送他的禮；自己迭次上大晉藥局配散配丸，都是虛掛賬而實免費的。……獄小史是這藥局的少東。便慢吞吞地說：「那就吩咐獄門亭長和都亭長飭幾個精明能幹的丁役，到各街巷抓些不法的——唔，不法的——叫化子來——來吧……」

正在目送獄小史的背形，凝着神，主簿猛然一事，兜上心來，便叫：

「阿三，阿三！」

阿三到。

「你去叫庭掾到主簿室，快——」

阿三拔脚就跑。心裏想：「這一天全衙上下忙得來！却不見縣令？怕是這些在衙內忙。他在衙外忙吧？」但當他由跑步變爲便步，經過縣令室時，一瞥眼，氣象却不同：縣令室是冷靜靜的：縣令在裏面，也是冷靜靜的……

縣令竟是這樣「好整以暇」麼？當全衙忙得剛透不過氣來，大家又轉而議論到這問題了。

像是開討論會。地點：衙中五柳亭前。時間：忙裏偷閑的下午。人物：依舊是庭掾，功曹，和錄事吏。

「其中必有緣故！」

「唔，怕有的，緣故」。

「他和督郵是同鄉，有人更說他們從前同過學的」。

「那就，唔，那就怕對他有利啦！」

「督郵向上面報他治績好，升遷麼？」

「也難說」。

「主簿常說他是『意識決定存在』，我看還是『存在決定意識』的。他一定有個明堂，他才這樣子。否則，接到了上郡的文書，他輕輕地往辦公檯上一欄，輕輕的一放，又輕輕地走開去。他敢？」

「什麼存在，什麼意識！這是胡人的話！總之我們要研究——研究他何以這樣不在乎」。

「我們要先從他的來歷研究起：他的父親是農民，雖然做過小官兒，沒甚了不起；倒是他母親，是大世家的女兒，書香小姐……」

「誰？」

「他母親。孟嘉的女兒！」

「就是那『龍山落帽』的孟嘉麼？」

「正是，我看他有點靠山吧？」

「或者他太太娘家……」

「哪這麼近路不走走遠路！都是廢話。他陶家本身就是大世家，這山不靠靠那山麼？」

「陶家已是式微了，況且……」

「不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你知道，咱們朝廷，自從肥水戰後，就重視門閥了」。

「快不要說這些孩子話罷。萬歲爺爲桓玄所劫持，在潯陽，在江陵，兩度蒙塵，要不是咱們劉鎮軍將軍劉裕起兵勤王，這江山早就不姓司馬了。還說什麼朝廷，重什麼門閥！」

「這倒對啦，劉將軍討桓玄，他是參加幕府，有過功的。現在朝廷……」

「噤，又是朝廷！」

「不是不是，我是說朝廷加封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軍事，多喧嘩，多大！他原是老劉的人，怕也會跟着抖起來啦！」

「唔，這不是的，但也是的。鎮軍將軍升了官，所以他也放了縣令；你說的都是過去

的事了。不過現在，劉將軍由潯陽移鎮丹徒，怕有個新局面……」

「那麼，老陶也怕有個新局面呢！」

「所以，督郵這次到來，也怕帶着一個新任務啦！」

「反正是水漲船高，你我還不跟着……」

「別揪早了鍋蓋，你跟他又沒有什麼交情，或者關係」。

「他也曾賞識過我的酒量的，在重九聚餐那天」。

「你送他酒麼！」

「不，哪好送酒！我倒是送過他兩頭肥豚，一輛馬車。可是……他不收」。

「可不是嗎，我也從家裏選了兩斤提淨的上等五石散，和兩打加料的健腎丸。他却不肯賞臉收下。倒給主簿揩油去了。聽說送禮要送太太，只是他太太又不任上……」

「門檻我知道的。不瞞兩位說，我憑我這點閱歷，——比兩位多吃幾年鹽米，多跑幾個碼頭。然而也碰了他的軟釘子；當他上任不久，不是在這里僱了一名男僕給他少爺

嗎……」

「他少爺又不任上，年紀又輕……」

「不是的，我不是走少爺路綫。我是趁他打發那男僕回柴桑的時候，我巴巴的拿了四套衣料——一套湖縐，一套小紡，一套江陵官布，一套蜀錦；和一對籐包金手鐲，送他太太。想給他那僕人帶去。你們猜，他怎麼說？」

「不收就是了，怎麼說？」

他拿出他寫給他少爺的信我看，什麼「彼亦人子也，宜善待之」，他說這僕人原是好人家子弟，所以特別送給他兒子作伴。要是給他帶上這樣貴重的東西，在路上，要是爲盜賊所覬覦。謀財害命，豈不是我們斷送了他！或者他這鄉巴老，沒有見過大世面，一時拿着許多東西，被人唆使，拐騙逃走，也是我們斷送了他……

「你怎麼說呢？」

「我還怎麼說，乾脆拿回就是了」。

「但我們總得要跟他發生感情，建立關係才好！」

「是。我們必須要在上司下屬這種普通感情關係以外去……唔。去……那個一下」。

「我們怕要先通過主簿，至少要領教主簿」。

「至少要探探主簿的……」

「倒不可直接向縣令——可是——」

三

可是——

「縣令走了，縣令走了！」

就在當天的晚上。主簿躡着腳，還帶着三分忙亂，一分張皇；可是有六分高興。向職散吏們宣告了縣令已離職走了。「料不到，也料到的，他竟是這樣走了，竟是這樣快的走了。」像是賣關子的緩緩地說。

「說走，就走麼？我今天好像聽過誰說他不願見督郵。我不過以爲他是發發牢騷」
庭掾表示自己並不孤陋寡聞，早也聽得一點消息的。

「難怪他今天走過五柳亭旁，臉上露出一種徘徊將別的樣子」。錄事吏頗不願庭掾有「獨得之祕」，就這麼表示自己雖無所聞，却也有所見的。

「我以爲他不過說說話罷了」。那功曹另有所知的說：「最近他不是常常說他那滴程氏的妹子死了，自己想去看看麼？今天他酒後又說到，又說說不定今天就動身，哪曉得他竟是……」

「這就錯了。他一向就是道家爲體，儒術爲用的；對於生死看得扯淡。出嫁了的妹妹死了，哪里這麼要緊，又不是奔父母之喪！分明是避免見督郵」！主簿侃侃而談。

「爲什麼一定要避免呢？」

「有什麼不好見的？」

「恐怕又另有個喬段吧？」

「那怕是的。其實我們已經儘量不使他麻煩了。一切部署，我們都已弄得停當。我不過請示他一二件事情，外帶告訴他穿制服，戴制帽，等督郵到來時，便在衙門口候着，一鞠躬，不結了嗎？又不要郊迎十里，或者鳴砲奏樂……」主簿倒帶點發牢騷的腔調。

「是呀，這是照規矩如此。這是最簡單的儀法，不可廢的」。

「他偏不！他說『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見鄉裏小兒！』其實督郵既是老鄉，那豈不更方便。我還好意的叫他最好跟督郵打土談，一方面省得督郵說普通話吃力，一面就可藉此使彼此之間，有親切之感。他偏不！」主簿越說越興奮，并且一高一低的走來走去。

「他是甚麼想頭呢？他又沒有家當。回家充隱士？不怕坐吃山空？」

「他離開仕途，想幹職業作家麼？」

「唔，這倒可能，很可能。聽說最近文章起價，斗米千字：五斗米他是容易賺的，只兩篇神仙故事……」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文章雖有人看，可是誰也不高興抄！紙貴墨貴，流行

困難，許多作家紛紛改行，哪怕左太冲後生，他的賦也不會使洛陽人使那份優勁啦！」

「聽說他發現什麼仙源，從前會有一個化裝漁翁的仙人要度他……」

「有人說那是鑛區，他想去開……」

「×話！」

大家唧唧喳喳，約莫一頓茶時。只見傳達引進一人，那人氣吁吁的冲着大家報道：

「督郵到了」……

「督郵到了」！

督郵仍是不會到。

督郵只是到了離縣四十里的一個小鎮，這報信者，便是那地方亭長聽差的。督郵還要在那鎮上歇馬一宵，明早才來。但這夜，彭澤縣衙里却意外的——實際上却是意內的，聽到了新的消息：劉鎮軍將軍快要封王了。這次各郡的督郵，就暗銜着刺探民間輿情的使命。

大家一驚一喜，便把縣令掛印辭官的事兒忘了。衙里的議論自然也集中到這消息上頭。

有的說：「劉鎮軍勤王平亂，勞苦功高，應當封王的。」

也有說：「慢說封王，就登極亦不爲過。」

有的說：「皇上是效法先王的，怕要學堯舜故事呢？」

也有說：「不必遠學三代，就近代即可效法：魏文帝，和咱們的先武帝，不都是功德巍巍而受命於天的麼？」

有的說：「要是鎮軍將軍——不，我們未來的王爺，帥要是肯而不肯，——遠像姬周文王，近如魏武，和咱們先文皇帝一樣，那我們就不能躬逢其盛了。」

也有說：「這決不會的，只是時間遲早罷了。照目前劉鎮軍將軍的地位，聲望，功績實力看，大概十把年……」

「還要過十把年麼？」這些人好像迫不及待，露出「大旱望雲霓」的樣子。於是這才覺得距離那時間還遠，又回轉想到已歸隱柴桑的陶縣令，——但也覺得，已是很久以前的

事了。

座中是誰這樣聰明？他發問：「是不是他先我們得到這風聲？才這樣急急的走開？這傢伙的心眼兒……？」

「不用提吧，他要是這樣，他不會有好的結果」。主簿說：「我們看：從前楚有屈原，跟楚王兩朝爲難，結果死於江水；漢有孔融，專門曹操搗蛋，結果連頭顱也保不住！他雖不像這兩人，但骨子裏是一路的。他從不跳水，不被殺，也得挨飢受凍，受苦受難。讓他去，我們還是『我們的事——唔，叫獄小史點十名病較輕的囚牢去掃一掃衙前街道要緊，我先倒忘了，那街上全是積雪，快不好走，也有礙觀瞻，督郵到來，這是當面缺——」

「其實督郵這官兒也不大……」聲音是低小的，聽不出是誰插嘴。

「那本來是！」主簿和緩地說：「是雖是綠豆大的官兒，可是不怕官，只怕管；這一縣，這一縣的職散吏，不合都是他視察的對象，又何況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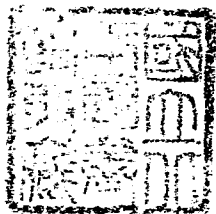
「哦，我想起了！」庭掾陡然跳起來說：「這兩天是小孤山的廟會，要是督郵來了，我們就領他去看看風景之佳，看看香火之盛。並且，我們可以從那些柴桑山來趕會的鄉裏人口裏，打探打探陶縣令……」

「唉，又是陶縣令！可是陶縣令！怎麼你——唉，你就先叫人通知一聲小孤山的廟主，叫他們——呢，預備兩桌素菜，和一點好玩的節目吧。……」

一九四三年，十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廿五日

世三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九 紋 龍

△白報紙全一册定價一元七角整▽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譯者 陳 邈 冬

發行者 獨 立 出 版 社

南京：申家巷二十一號

代表人 盧 逮 曾

印刷者 獨 立 出 版 社

經售處 獨 立 出 版 社 各 地 分 社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獨立

57.63
19.72-7

